



百部长篇小说文库

精粹普及本



战争与和平



沈阳出版社 中国社会出版社

百部长篇小说文库



主编：刘以林

战争与和平

著者：〔俄〕列夫·托尔斯泰

译编：刘 萧



沈阳出版社 中国社会出版社

总 序

人生迢迢时光中，文学诱发的激情几乎是永恒的。

古人云：朝日初出，苍苍凉凉，澡头面，裹巾帻，进盘殂，嚼杨木，诸事甫毕，起问可中，中已久矣！中前如此，中后可知。一日如此，三万六千日何有？今天我们但见二十一世纪航船桅杆，跃身即上二十一世纪之舟，遥想古人终极之思和目击百物灵长与物质世界的交流融汇，我们深信这套文库的面世在现实中具有深思熟虑的理由。巍巍乎天生百物矣，巍巍乎百物入百物灵长之心，衍为此百部长篇，出于某种原因或所有原因中的某些原因，这些长篇都是整个人类所绵绵不断要阅读下去的。

在一切文艺作品中，长篇小说的地位是稳健而不可代替的，唯其道法自然、现实与意识，沿历史和人类轨迹循循而进，其磅礴、包容、原生意味均卓然不群，不论我们为工、为农、为兵、为官、为学、为商，不论我们忙碌或有闲，只要开卷一阅，准会立见生活上的一泓清水，准会一任松林来到

案头，百鸟飞临窗口，风清月白与飘然高蹈的一刻将如灵光四溢带给我们真正的愉快。只是，长篇小说太多太浩瀚了，即使仅仅是百部长篇，其篇幅的浩瀚除了专业者或极嗜者外，一般读者也难卒读。鉴此，本文库在拨冗优选长篇 100 部之外，对此均进行了译编和缩写，撮其精华，保其意韵，力求传达其思想性和艺术性的精髓，以期读者能够事半功倍。这里有中国长篇 22 部，余为外国小说，以小说的品质而言，皆为卓世极品。

小说的光荣在于世世代代与人类生存热情相对应，对于个人而言它隐喻生存与冥灭的真谛，对于群体而言它折射历史发展逻辑的光亮。这里的百部长篇为全部长篇的代表，虽仅百部，却已像人类灵魂库一样深邃与不可避免，如百条河、百座山、百艘人类精神的大船，随时携带着我们匆忙生活中忽略的所有东西并随时相伴着我们，而且永远。读小说是好的，读小说的人生是好的。

刘以林

1997 年 7 月，北京

永定路东街甲 6 号 121 室

简介

列夫·托尔斯泰(1829~1910), 19世纪俄国著名作家。他一生著作甚丰。三部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和《复活》是他的代表作,也是世界文学宝库中永不磨灭的珍品。

从1863年到1869年,他用了六年时间,七易其稿,写下的这部不朽的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是一部集叙事诗、历史小说和风习志之大成的、独树一帜的、内容浩瀚的作品,它表现了19世纪初叶拿破仑领导的那场浩浩荡荡的自西向东的运动,和这场运动激起的俄罗斯人民波澜壮阔的反侵略战争。它在“战争与和平”这个总题目下描写了库图佐夫和拿破仑的胜败与荣辱,把四个贵族家庭的悲观离合,众多五光十色的人物性格,用艺术的方法联结起来,织成了一幅19世纪初叶俄罗斯生活的巨大画卷。

《战争与和平》写出来后,被誉为“古今最伟大的作品”,为托尔斯泰赢得了世界声誉。

第一部

第一章

1805年7月，安娜·巴甫洛夫娜·舍莱尔在家举办晚会。她是玛丽亚·费道罗夫娜皇后的女官和心腹。第一位来参加晚会的是瓦西里公爵。他们谈起拿破仑在意大利的行径，鄙夷地称他为波奥拿巴，意指他出生在科西嘉岛。谈话是用俄语

夹杂法语，这是俄国上流社会的时髦。瓦西里公爵只是懒洋洋地说：“波奥拿巴已经破釜沉舟，我看我们也要破釜沉舟了。”安娜·巴甫洛夫娜一谈到政治问题就很激动：“奥地利出卖了我们。只有俄罗斯应该做欧洲的救星。我们仁慈的皇上知道他的崇高天职，而且一定会忠于他的天职……”

接着他们谈到冯克男爵。太后打算任命他为驻维也纳使馆一等秘书。瓦西里公爵却想为他的儿子谋这个缺，尽管他说得漫不经心，这却是他这次出席晚会的主要目的。安娜·巴甫洛夫娜听罢面有难色，因为太后不会收回成命。

话题又转到瓦西里公爵的两个儿子：安分的傻瓜依波利特和不安分的傻瓜阿纳托利。安娜·巴甫洛夫娜自告奋勇为放荡的阿纳托利做媒，姑娘的父亲是有名的保尔康斯基公爵，哥哥是库图佐夫的副官，今天要来参加晚会的。公爵急忙抓住安娜·巴甫洛夫娜的手：“既是名媛，又很有钱，这真是我求之不得的。”说罢用他亲昵优雅的动作拉着女官的手吻了一下。

客人陆续到来，都是彼得堡上流社会的显贵。瓦西里公爵的女儿爱仑是有名的美人。小巧玲珑的丽莎·保尔康斯卡娅夫人去冬结婚，因怀有身孕不便参加盛大交际，不过今晚这种小晚会还是

可以参加的。瓦西里公爵的宝贝儿子依波利特带来了他的法国朋友莫特马尔子爵，到会的还有菲利奥神父和许多别的客人。

不久又来了一个身材魁梧的胖胖的年轻人，他留着短发，戴着眼镜，身穿浅色裤子和棕色燕尾服。这是叶卡捷琳娜时代赫赫有名的别祖霍夫伯爵的私生子彼埃尔。他在国外留学刚回来，这是初进社交场。

客人们自发地分成了三群。一群的中心是莫特马尔子爵，这是位温文尔雅的漂亮的年轻人。他们谈到翁吉昂公爵被害，子爵有声有色地讲述公爵如何去巴黎和名演员乔小姐幽会，碰巧在她家遇上了拿破仑，拿破仑因昏厥病发作落入公爵手里，公爵没有加害于他，后来反而被他所杀。两个情敌相遇的故事，引起了女人们的极大兴趣。

在另一群里，爱仑带着她始终不变的绝色佳人的微笑站了起来。她镶着花边的白色舞服沙沙响着，雪白的双肩、光泽的头发和耀眼的钻石闪耀着，穿过纷纷让路的男客；她不但没有丝毫卖弄风情的痕迹，反而因为过于美丽迷人而面有赧色。她坐到子爵面前时，子爵像被一件异乎寻常之物慑住了一般垂下了眼睛。

彼埃尔正在和神父激烈地争论局势问题。神

父认为要想拯救世界，必须有一个强大的国家，比如俄国。彼埃尔却说这局势根本不可能，这使安娜·巴甫洛夫娜非常不快。

然后客厅里又来了一位客人，他是小巧玲珑的公爵夫人的丈夫安德烈·保尔康斯基公爵。这是个英俊的青年，面目刚强而清秀。疲倦的目光和缓慢的脚步，显得他对在座的客人们是那样讨厌，而最令他讨厌的似乎又是他的妻子，她满脸娇媚地跟他说话时，他睬都不睬。只是见到了彼埃尔，才露出了让人意想不到的和蔼的笑容。

这时瓦西里公爵和女儿因为要赴使馆庆祝会而起身告辞。爱仑从彼埃尔身旁走过时，彼埃尔用几乎是惊讶的狂热目光望着她，向安德烈说：“真漂亮。”

家庭原是俄国最显赫的门第之一，如今已经败落的德鲁别茨卡娅公爵夫人，她不请自到地来参加晚会，是为她的独生子鲍里斯谋差事。她哭得两眼通红，恳求公爵奏明皇上，把她的儿子调到禁卫军里去。公爵不肯滥用他的资本，可又碍于他早年曾受惠于公爵夫人的父亲，只好答应去办这件办不到的事。这时德鲁别茨卡娅公爵夫人又得寸进尺，要瓦西里公爵把她儿子推荐给库图佐夫做副官。尽管公爵不答应，那老太太却不屈

不挠，尾随不舍，脸上堆满少女的媚笑，直到公爵他们走出了门。

瓦西里公爵走后，大家把话题转到拿破仑身上。安娜·巴甫洛夫娜和子爵愤然说到拿破仑在意大利受冕，他把热那亚和卢卡送给他的妹妹，说到翁吉昂公爵被害，希望亚历山大出面干预。彼埃尔却为拿破仑辩护，说杀翁吉昂公爵是政治的需要，正见拿破仑精神的伟大。“因为只有拿破仑一个人能了解革命，战胜革命；只能为大众的利益，而不能为一个人的生命而停止不前。”这自然招致了不少人的讥讽和抨击。安德烈急忙出来为彼埃尔解围，说应从政治上来区分什么是个人行为、统帅行为或皇帝行为。

客人们开始告辞。安娜·巴甫洛夫娜已经和小巧玲珑的公爵夫人谈过要替阿纳托利与安德烈妹妹做媒的事，并叮嘱一有结果就来信。

依波利特一晚上都盯住公爵夫人丽莎·保尔康斯卡娅，一个劲儿献殷勤。他从仆人手里夺过披肩给丽莎披，披肩披好了手还不肯放开。

彼埃尔坐车到了安德烈家。他们谈起了今后的职业。彼埃尔不愿去当外交官或是禁卫军官，他不愿去反对世界上最伟大的拿破仑。安德烈是库图佐夫的副官，不久就要去打仗。他去打仗，是

因为不喜欢这里的生活。

丽莎和彼埃尔一样，也不愿安德烈去打仗。她说怕他走后把她送到乡下，她怀着身孕，更怕离开丈夫。安德烈喝止她的唠叨时，她那妩媚的小脸上愤怒的松鼠样儿的表情变成了一副娇柔的令人同情的恐惧相。她脸上出现认错的样子，活像一只快速而又无力地摇着尾巴的狗。安德烈同她道“再见”，客气地吻了吻她的手，就像她是外人一样。

在餐室里，安德烈劝彼埃尔不要结婚，因为结婚会缠身于琐事，断送前程。彼埃尔不理解他的话。安德烈又说彼埃尔想干什么都可以选择，只是不要再和瓦西里·库拉金公爵来往。彼埃尔听从安德烈的忠告，发誓不去，可一出安德烈家的门，就又改变了主意。

德鲁别茨卡娅公爵夫人的儿子鲍里斯经过瓦西里公爵的斡旋被调到禁卫军当准尉以后，她便来到莫斯科的罗斯托夫伯爵家，这是她的亲戚。伯爵正在庆祝两个娜塔丽亚的命名日，因为母亲和女儿同名。罗斯托夫宅前车水马龙。客厅里，女宾们正在津津有味地谈着昔日的美男子——莫斯科巨富基里尔·弗拉基米罗维奇·别祖霍夫的病

情，猜测谁会继承他的万贯家产，是他的好友瓦西里公爵还是他的私生子彼埃尔。虽说这位风流伯爵有数不清的儿子和私生子，最受宠的还是彼埃尔。可惜这年轻人交错了朋友，同阿纳托利和一个姓多罗霍夫的混在一起。不久前他们三人弄了一只熊，带到一位女演员家。警察出来干涉，他们将警察与熊捆在一起扔进运河，熊驮着警察在河里游，因为这出恶作剧，他们被逐出彼得堡，来到了莫斯科。

和母亲一起过命名日的是十五岁的女孩娜塔莎。她黑黑的眼睛、大嘴，并不美，但很活泼，正处在既是孩子又是少女的那种年纪。当客人们起身告辞的时候，客厅里走进来刚调入禁卫军当上准尉的鲍里斯·德鲁别茨科依、罗斯托夫伯爵的大儿子尼古拉、伯爵的外甥女索尼娅和伯爵的小儿子彼得，人们常称他彼得路沙或别佳。

娜塔莎和鲍里斯先后走了出去。伯爵和客人们谈起尼古拉，说他因为与鲍里斯友谊甚笃也要参军，儿子却愤愤反驳说服兵役是他的天职，索尼娅是个娇小苗条的褐色姑娘，她看见尼古拉在和一位笑容可掬的姑娘交谈，长长睫毛下柔媚的眼睛里涌出了泪水，站起身走出了客厅。尼古拉

也赶忙跟了出去，频频道歉，一再表白他对她爱的忠诚，说着把她拉到面前吻了一下。二人走后，娜塔莎从藏身处走出来叫来了鲍里斯，她问他愿不愿她吻他，年轻的军官羞红了脸。于是这对情窦初开的少男少女互相表达着对爱的忠贞。

伯爵的大女儿薇拉来到起居室，看见尼古拉在给索尼娅写诗，鲍里斯和娜塔莎坐在窗口交谈，鄙夷地说他们这样的年纪不应该有什么秘密，娜塔莎反唇相讥，说她没有心肝，爱找别扭。

半天来累得疲惫不堪的伯爵夫人在和她幼年女友德鲁别茨卡娅公爵夫人谈心，公爵夫人说了她怎样把鲍里斯弄进禁卫军当上军官的，接着又说起自己的穷窘，希望别祖霍夫伯爵能够接济她，因为鲍里斯是他的教子。伯爵已行将就木，应该留给鲍里斯一点儿遗产。说着便叫儿子去了别祖霍夫伯爵家。

彼埃尔被逐出彼得堡之后回到莫斯科他父亲家里，他要去看病危的父亲，却被他的表姊妹挡住了驾。鲍里斯来看他时，他正把自己想象成拿破仑，横渡海峡征服了伦敦。他和鲍里斯是少年时的朋友。说起拿破仑，鲍里斯说莫斯科不关心政治，只关心闲谈，现在谈的是别祖霍夫伯爵死后的遗产会留给谁。说到这里，他激动起来：“正因

为您父亲有钱，我才不以为自己是他的亲戚，我和母亲也不会向他乞求。”短短交谈之后，彼埃尔已决心交鲍里斯这个朋友。

德鲁别茨卡娅公爵夫人在别祖霍夫家碰见瓦西里公爵，临走时她擦着眼泪对公爵说她要来为伯爵守夜，无论花多大代价，她也要尽到责任。路上鲍里斯问母亲：“您为什么以为他要留点儿东西给我们？”她说：“他那么有钱，我们这么穷！”

而这时，罗斯托夫伯爵夫人向伯爵要五百卢布。伯爵当即差人取了七百。公爵夫人回来看见那叠新钞票，没等伯爵夫人说完就已摆好拥抱她的姿势，待她说“这是给鲍里斯的”，两人竟泪流满面地抱在一起。

命名日酒宴开始之前，客厅里宾朋满座，议论着即将开始的战争。最引人注目的是伯爵夫人的堂兄沉升，和他谈得很起劲儿的是禁卫军中尉别尔格。彼埃尔应邀到来，引起了众人的兴趣，大家都不明白这样一个高大、肥胖、沉静、笨拙而斯文的人何以对警察做那样的恶作剧。

席间的主要话题自然又是战争。沉升说他不明白为什么要同拿破仑开仗，这引起了骠骑兵上校的愤慨，他激动地说：“为了帝国的安全、帝国

的尊严和同盟的神圣，我们要战斗到最后一滴血……”尼古拉也表示要么马革裹尸，要么凯旋而还。这时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也插进话来，说她有四个儿子在军队里，她并不心疼。酒席散后，大家跳起了舞。

罗斯托夫家舞会正酣时，别祖霍夫伯爵昏过去六次。德国医生说病人拖不过今天夜里。莫斯科卫戍司令亲自来和这位前朝贵官诀别。几天来消瘦、苍白了的瓦西里公爵送走卫戍司令之后急步来找最大的公爵小姐，他的表妹卡捷琳娜·谢妙诺夫娜·马蒙托娃，说到伯爵的遗产，说只有他和马蒙托娃三姊妹才是直系继承人。但伯爵已写好遗嘱，把遗产全给了彼埃尔。公爵小姐不以为然，因为彼埃尔是私生子，没有继承权。瓦西里伯爵说如果伯爵写信给皇上要求承认彼埃尔是他的嫡子，是会得到批准的。在公爵的诱导之下，公爵小姐终于告诉他遗嘱藏在哪里。

这时候，彼埃尔同德鲁别茨卡娅公爵夫人坐车回来了。夫人边走边要彼埃尔振作起精神，说她会保护他的利益。因为彼埃尔是伯爵临终要见的人，客厅里众人对他流露出一种畏惧甚至是卑屈的目光，向他表示出从未有过的尊敬。彼埃尔于是也傲然坐下，像一尊埃及雕像。这时瓦西里

公爵身穿长袍，挂着三颗星章，威严地走了进来。看见彼埃尔眼睁得比平时更大了。他抓住彼埃尔的手，说了几句伯爵的病情。只见德鲁别茨卡娅公爵夫人走出来，带着一副见义勇为、当仁不让的面孔，拍了拍彼埃尔的手臂，宣布涂油礼开始。

彼埃尔和大家一起走进这个他熟悉的大房间，他父亲别祖霍夫伯爵躺在圣像下边，宽额上的白发像狮子的鬃毛，美丽的脸上刻着高贵的皱纹。神父们站在一边庄严地祈祷。

祈祷之后公爵夫人吩咐把彼埃尔带到伯爵床前，伯爵直望着彼埃尔，可谁也说不清那目光的意义。彼埃尔吻了伯爵的手，像雕塑般的坐到了一旁。忽然伯爵的脸开始抽搐，歪曲的嘴角噙着，时而指指彼埃尔，时而低叫瓦西里公爵。伯爵看了看彼埃尔，脸上现出一种微弱、可怜、无可奈何的笑容。看到这笑容，彼埃尔顿时鼻子发酸，泪水模糊了眼睛。

瓦西里公爵和卡捷琳娜小姐在空荡荡的客厅里兴奋地说着什么，一看见彼埃尔和德鲁别茨卡娅公爵夫人便不作声了。彼埃尔看见公爵小姐把什么东西藏了起来。

客人们都来到了小客厅用茶。这时候卡捷琳

娜小姐和德鲁别茨卡娅，为争夺伯爵的文件夹子而扭成一团。正在不可开交之时，伯爵卧室的门“砰”的一声打开了。公爵小姐丢下争夺的文件跑了进去，其他几个人也跟在她身后。出来之后，公爵带着软弱和诚恳无限感慨地对彼埃尔说：“世上有多少欺骗，多少罪恶，都是为了什么？人只有一死，才万事皆休。”

第二天早上，公爵夫人安慰彼埃尔之后又叮嘱他要做个堂堂男子汉。她又说伯爵答应她不会忘记鲍里斯，只是来不及了，希望彼埃尔能完成他的遗愿。来到罗斯托夫家，她对所有认识的人讲述了别祖霍夫伯爵去世的详情。

在童山，尼古拉·安德烈耶维奇·保尔康斯基公爵的田庄上，人们天天都在盼望年轻的安德烈公爵夫妇到来。

陆军上校尼古拉·安德烈耶维奇公爵在社交场上有个外号叫“普鲁士王”，他自从在保罗皇朝被贬之后，就一直深居简出，同女儿玛丽亚和她的女伴住在童山。他常说人类的罪恶有两种：懒惰与迷信；人类的美德也有两种：勤劳与智慧。他并不寂寞，把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条。

这天玛丽亚收到一封信，是她最好的朋友，那